





明遠21特  
1586  
卷21

第八十三回



秋菊與金蓮何仇。但類各不同。互相怨恨耳。然而夏  
去秋來。池蓮褪粉。籬菊綻金。自是不得不然之時勢。  
又屋中蓮梅菊備三時。而添一陳敬濟之敗荷。則  
秋深時候。故應暫讓秋菊說話。

此回方是結果金蓮之樣子。却用一縱一擒。又一縱。  
又一擒。作章法。

寫月娘上孟蘭會。又早為岳廟燒香作觀。以及敬濟。  
推宣卷而作笑。總為月娘醜絕。且明明書其罪案也。  
春梅寄柬。固寫金蓮。亦寫春梅。蓋弄一得雙後。不一



補寫春梅。則後日何以聯屬假弟妹之情。而前一回方寫熱心冷面。又不便即暢言春梅須用此回一補。文字如下。場鼓一陣急。一陣逼。金蓮下場。却又不得不故為迂緩。其調以為春梅地也。作者苦心作文之難如此。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合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詩曰

如此鍾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  
汪汪兩眼西風淚。猶向陽臺作雨飛。  
月有陰晴與圓缺。人有悲歡與會別。  
擁爐細語鬼神知。空把佳期為君說。

話說潘金蓮見陳敬濟天哥越增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往地藏菴薛姑子那里。替西門慶燒盂蘭會。箱庫主寫月娘自西門死後只是如此等事。便使月娘不堪



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大姐  
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敬濟  
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凡會處必如此  
寫可想其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你好幾句你如  
西門先計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妙是實時心事  
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不  
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過的去了婦人罵  
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胆兒虛你平白走念的  
反如此說敬濟道天將明了不走來不教人看見了便過入秋  
是悔語誰與他有甚麼事來金蓮道既無此事你今晚再來我

慢七問你敬濟道吃你麻犯了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  
白日裏睡一竟兒去婦人道你不夫和你算帳極語亦  
畢婦人回房去了敬濟拿衣物往舖子裏來做了一回買是悔語  
賣歸到廂房搖在床上睡了一竟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  
蓮那邊去不想到黃昏時分天色一陣陰黑來窗外驟  
下起雨來如此正是

蕭七庭院黃昏雨

點七芭蕉不住聲

這敬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  
我对証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  
等短等那雨不在教七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



水這小郎君等不的兩任披着一條茜紅毡子臥單在身  
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  
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裏走入花園推了推角門婦  
人知他今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  
在炕房裡先睡了以此把各門虛掩這敬濟推開角門便  
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窗半啓銀燭高烧桌上酒  
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  
曾與孟三兒拘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裡敬濟道本是我  
昨日在花園茶藤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茶藤架  
作几次  
在案不比舊  
匄架更甚乎婦人道既無此事还把這根簪子與你鬪頭

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  
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  
上床安寢顛盪鴛鴦枕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  
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却說秋菊在那邊屋裡忽  
耳見這邊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到  
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潑尿忽听那邊房內開的門响  
朦朧月色雨尚未止打恁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  
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秋菊此  
時方知  
然則前在炕上睡乃真  
睡也與春梅睡自不同我娘自來會撒清乾淨暗裏養着  
女婿怨毒之  
人大矣哉次日逕走到後邊廚房裡就如此這般對



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月娘兩婢皆爲他人所使其齊家之法可知又告

訴春梅說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裡睡了一

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

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叫他騙口

張舌葬送主子金蓮听了大怒就叫秋菊到面前跪着罵

道叫你煎七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敢屁股大吊了心

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奴才骨柔癢了于是拏棍

子向他春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秋菊殺猪也似

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只

好與他搗癢兒罷了旋剝了叫將小厮來拿大板子儘一頓

打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灑

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胆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

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你這般好養出家生哨兒來

春梅自了有氣勢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破家

害主的奴才還說甚麼幾声喝的秋菊往厨下去了正是

蚊虫遭扇打

只爲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敬濟賞月飲酒和春

梅同下驚棋兒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

露圭角不想被秋菊唆到眼裏連忙走到後边上房對月

娘說不想月娘總梳頭小玉正在上房門首站立秋菊拉



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  
歇了一夜如今还未起來哩前日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  
頓今日真實看見我原不賴他請奶七快去瞧去小玉罵  
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七梳頭哩还不快  
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  
菊來請奶七說話更不說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  
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西門一死如金蓮春梅  
豈可使之居於儀門外  
平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敬濟兩  
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  
手脚不造連忙藏敬濟在床身子裡用一床錦被遮蓋的

沿七的叫春梅放小桌兒在床上拏過珠花來且穿珠花  
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還不見出門只  
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裡穿珠花哩一面拿在手中觀看誇  
道且是穿的好正面芝蔴花兩邊鬪子眼方勝兒周圍拏  
趕菊剛奏着同心結且是好看明日你也替我穿怎條  
繩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總不跳了  
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  
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曉得打發月娘出  
來連忙攬撥敬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攔雨  
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閑無事再不來今日大清早晨來



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嚼舌來不一時只見  
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裏明  
睡到夜上睡到明被我罵喝了他兩声他還不動俺奶上  
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上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家  
只放在心裏大人不見小人之過只隄防着這奴才就是  
了不知正是奴才防主子看官所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  
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嚇  
出去被外人唇舌又以愛女之故不叫大姐遠出門把个  
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叫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  
月娘總是失計夫可以搬支兒進來何不搬金蓮進來一  
天之事再矣即無敬濟月娘豈不知自向日琴童之會作  
是隱筆過着傳夥計家去方叫敬濟輪番在舖子裡上  
取取衣物藥材俱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  
了幾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緊這潘金蓮與  
敬濟兩個熱突突恩情都間阻了一大正是世間好事多  
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有詩爲証

幾向天台訪玉真 三田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與敬濟約一個多月不曾相  
會金蓮每日難挨怎禁綉幃孤冷畫閣凄凉未免害些木  
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懶上瘦



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所謂相思如此寫去春梅道娘你這等

虛想也無用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我聽見說今晚要

宣卷月娘之罪不言自見後邊關的舖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房

內取草裝枕頭等我到舖子裡叫他去我好歹叫了姐夫

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

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決不有忘春梅道娘說的是

那里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

情愿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

哩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意心不在用

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月娘後邊

婦女都放出來要聽尼僧宣卷可殺月娘壞事到底金蓮央及春梅

說道好姐上你快些請他去罷春梅道等我把秋菊那

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好去于

是誦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了扣他在廚房內拿了個

筐兒走到前邊先撮了一筐草就悄悄到印子舖門首低

聲叫門正直傳夥計不在舖中往家去了獨有敬濟在炕

上總搖下忽見有人叫門聲音像是春梅連忙開門見是

他滿面笑道果然是小大姐沒人請裏面坐春梅進入房

內便問小厮門在那里金蓮却帶了鬘氣春梅却有夫人氣敬濟道玳安和

平安都在那邊生藥舖中睡哩獨我一個人在此受孤酒挨



冷淡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說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  
見也不往俺那屋裏走走去說你另有了對門主顧見了  
不稀罕俺娘兒每了又挽冷面敬濟道說那里話自從那  
日着了說驚散了又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敢走動春  
梅道俺娘為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  
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  
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來好又叫你快  
去哩敬濟道多感你娘兒們厚情何以報答你畧先走一  
步兒我收拾了隨後就去一面開櫥門取出一方白綾汗  
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就和春梅兩個樓抱按在炕

上且親嘴啣舌不勝歡謔正是

二語乃西門要無緣得會鶯上面

來詩女人皆可且把紅娘去解饑

兩個戲了一回春梅先拿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  
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見我去好不喜歡又與了我  
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外邊看着  
只怕他來原來那日正直九月十二三月色正明陳敬濟  
旋到那邊生藥舖叫過平安兒來這邊來他只推月娘叫  
他聽宣卷徑往後邊去了月娘可殺何其此後寫月  
娘不堪一筆不放鬆也因前  
邊花園門開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水槿花為  
號春梅連忙接應引入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罵道賊短



命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見敬濟道我巴不得要來哩只  
怕弄出是非來帶累你老人家不好意思說着二人携手  
進房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餚婦人和  
敬濟並肩登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  
偎紅吃了一回吃的酒濃上來婦人嬌眼掩斜烏雲半蟬  
是乾渴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裏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  
情景銀托子勉鈴一弄見淫器所云傳叫敬濟便在燈光影下  
婦人便赤身露体仰臥在一張醉翁椅兒上敬濟亦脫的  
上下沒條絲又拿出春意二十四解本兒放在燈下有瓶  
內照着樣兒行事方是西門婦人便一生報應春梅你在後邊推

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真個在身後推送如  
寫春梅至淫極田地都依舊爲之留些身分教以那話揷入婦人牝中往來抽  
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不秋菊在後邊厨下睡到半夜  
裡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于是伸手出來拔開  
烏弔兒大月亮地裡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窓眼裡  
望裡張看見房中掌着明晃晃燈燭三個人吃的大醉都  
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個一往一來春梅又在後邊推  
送三人出作一處但見

一個不顧夫主名分一個那官上下尊卑一個椅上逞  
用意雲情一個耳畔說山盟海誓一個寡婦房內翻爲



快活道場一個丈母跟前變作汗淫世界一個把西門  
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嬌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  
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心中暗道他們還在人前撒清  
要打我今日却直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  
又說瞞嘴張舌賴他不成于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走  
往廚房中睡去了三個整狂到三更時分纔睡春梅未嘗  
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  
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里溺我拔開烏吊出來院子里  
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馬子溺不是秋菊道  
我不知有馬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聒譟敬濟天明起來厚  
往前邊去了正是

双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那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  
菊夜裡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晨又走  
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声罵道賊莽弄主  
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  
夫在房裏明睡到夜夜睡到分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床  
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有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  
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是



糖人兒不拘那里安放了、一個砂子、那里發落莫不放在  
眼裏不成、傳出知道的是你這奴才葬送主子、不知道  
的只說西門慶平日要的人強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  
婆們一個七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  
甚根兒不正一般、月娘得意語總是驕橫托大故也于是要打秋菊說的  
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了、婦人聽見月  
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大胆了、西門大姐所  
見此言、背地裡審問敬濟、敬濟道你信那汙邪了的奴才、  
我昨日見在舖裏上宿、几時往花園那邊去來、花園門眼  
口閉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明要說嘴、你若肯說、賊  
動到我耳、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西也休想  
在這屋裏了、必寫大姐文字、故濟道是非終日有不听自  
然無、大娘眼見不信他、志已、肆矣如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  
正是

誰料郎心輕似絮

那嫌妾意亂如絲



八十四回

此回乃大書月娘之罪以爲一百回結文之定案也。以爲以前凡寫月娘之罪案結穴也。夫凡寫月娘。偏寵金蓮。利瓶兒墻頭之財。夜香之權。詐掃雪之趨承。處處引誘敬濟。全不防閑金蓮。置花園中金瓶梅于度外。一若別室之人。隨處好險。引娼妓爲女。而冷落大姐。賣富貴而攀親。宜卷念經。吃符藥而求子。瓶兒一死。卽據其財。金蓮合氣。挾制其夫。種種罪惡。不可勝數。而總不如此回之罪。爲深切。註明又駕出於諸婦人之上者也。何則。夫寡婦遠行。燒香之罪。已屬萬



死無辭。乃以孝哥兒交與如意看養。夫西門氏無  
人矣。此三尺之孤。乃西門家祖宗源遠流長。傳之子  
今日者也。西門在日。且當珍之保養之。不可一日離  
其側。况其死後乎。况有金蓮在側。官哥之前車可鑑。  
瓶兒之言不猶在耳乎。乃一旦遠行燒香。夫燒香非  
必不可辭之事。且爲必不可行之事。以致大歲起。爨  
伯才招災。苟有人心。當不爲此。况夫敬濟現在家中。  
即無秋菊之言。猶當早計。及此矧秋菊言之屢屢已。  
又親移大姐進儀門內。而又令玳安平安等監其煎  
藥。與當物。今忽遠行。乃反去其監守。以隨已夫大姐。  
在儀門裡住。則敬濟同。在內廂房。以論嬌兒王校。雙  
婦人則混雜不便。使其在舖上宿。則花園內之金鎖  
鑰誰收乎。以論金蓮春梅。則尤不便。况乎玳安來安。  
皆隨去。其餘俱在貯許多金粉。千園庭列無數。婦居  
于後院。一旦遠行燒香。且自己又爲未亡之人。乃遠  
奔走于數百里之外。以禮論之。卽有夫之婦。往鄰左  
之尼菴僧舍。亦非婦人所宜。乃岳廟燒香。噫。月娘之  
罪至此極矣。此書中之惡婦人。無過金蓮。乃金蓮不  
過自棄其身。以及其婢耳。未有如月娘之上。僥其祖  
宗。絕祀下及其子。使之列於異端。以于空門。兼及其



身几乎不保。以遺其夫羞。且譎盜誨淫於諸妾。而雪  
洞一言。以其千百年之宗祀。爲一夕之喜捨。布施尤  
爲百割。不足以贖其罪也。况乎王簫私人。而不知小  
玉私人。而又不知。以及後來旺被逐之奴。而復引入  
室。以致有雪娥之走。因竊玉之婚。以致平安之逃。吳  
典恩之醜。一百回中。無一可恕之事故。作者特用寫  
後文春梅數折。以醜之也。其不之之處。真勝子殺之  
割之也。故曰。此書中。月娘爲第一惡人。罪人。予生生  
世世。不願見此等男女也。然而其惡處。總是一個不  
知禮。夫不知禮。則其志氣日趨于奸險陰毒矣。則其  
行爲。必不能防微杜漸。循規蹈矩矣。然則不知禮。豈  
婦人之罪也哉。西門慶不能齊家之罪也。總之。寫金  
蓮之惡。蓋彰西門之惡。寫月娘之無禮。蓋罪西門之  
不讀書也。純是陽秋之筆。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澗洞

詩曰

一自當年拆鳳凰

至今情緒幾惶惶

蓋棺不作橫金婦

入地還從折桂郎

彭澤曉烟歸宿夢

瀟湘夜雨斷愁腸

新詩寫向空山寺

高挂雲帆過豫章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

與娘娘進香因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不知作者必欲寫月娘至

二十分不堪吳大舅道既要去須是我同了你去一面備却是何恨



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三個頭口

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

姐好生看家歷教眾人月娘出門之罪不言可見同姊妹如意兒衆丫頭好

生看孝哥兒又點孝哥月娘出門之罪又何如後邊儀門無事早七關了

休要出外邊去又分付陳敬濟休要那去同傅夥計大門

首看辭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晨燒紙遙信

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房

門鑰匙交付與小玉拿着又點房門庫門月娘之罪又何如次日早五更

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奔大路而去那日時分天寒日

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河客店村房安

行路如此月娘之罪何如次日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

木凋落景物蕭涼不勝悲愴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

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

腳頂接天心一篇望岳賦居齊魯之邦有巖七之氣象吳大舅

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

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為第一廟貌

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為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

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

森聳金鳥展翅飛來殿宇稜層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画

第一奇書



棟碧瓦朱楹鳳屏曉榻黃紗龜背綉簾垂錦帶遙觀  
聖像九獵舞舜目堯眉近覩神顏袞龍袍湯眉禹背御  
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  
嘉寧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  
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先寫廟中瞻拜了

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紙  
錢吃了些齋食然後領月娘上頂再寫上山登四十九般攀藤

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五十里風  
雲雷雨都望下觀看奇句又是一篇泰山賦月娘眾人從辰牌時分

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宋

紅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是白下望來者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  
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縮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

白玉圭璋繁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鬢唇似金

朱自在規模端雪體猶如王母宴瑤池却似嫦娥離月  
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画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

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鬚鬚明眸皓齒四字寫盡廟祝頭戴  
金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



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小童收了祭供原來  
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裡金  
住持的大徒弟即從岳廟引入姓石雙名伯才實不才也極是個貪財  
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姓殷雙名  
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又與水滸一聯合常領許多不  
務本的人或張弓拔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官專一賤  
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一個專如此這道士石伯才專  
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歡喜  
一個又專如此囚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  
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白髭鬚老子跟隨兩

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  
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  
也還早哩直貫下半夜天明矣不一時請至方丈裏面糊的雪白絕妙  
好地正面放一張芝蔴花坐床妙絕好床柳黃錦帳妙絕好帳香几  
上俱養一幅洞賓戲白牡丹圖畫又妙絕好畫左右一聯對大  
書着兩袖清風舞鶴一軒明月談經伯才問吳大舅上姓  
大舅道在下姓吳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來還香  
愿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  
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郭  
守清一個叫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致頭上戴書段道



身穿青絹道服脚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又寫盡好徒弟  
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便拿他解盤  
餚不一時守清守禮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  
食蒸饜餅餛飩各樣菜蔬擺滿春臺每人送上甜水好茶  
了茶收下家伙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都是  
魚鴨上來用琥珀銀鑲盞滿泛金波吳月娘見酒來  
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  
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撻上官道此  
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九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  
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媳七福在本山

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不啻待四方財主作何  
頂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却  
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  
娘吳大舅坐好又坐片時畧飲三杯盡小道一點薄情而  
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  
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  
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罈透燒香荷花酒來出語是天錫處勢頭與你  
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壺飾熱酒上來先滿斟一  
杯雙手遞與月娘請問月娘燒香者如此何如月娘不肯接吳大舅道  
舍妹他天姓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一路風霜用些何害



好友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用此酒，其味如何？」吳大舅飲了一口，竟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絕妙稱呼一家眷屬皆受度脫，年七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小姐待內又寄名在娘七位下，見小道立心平淡，慇懃香火，一味至誠，甚是敬愛。小道小姐又單愛敬也，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通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七香火，餘者接

待四方香客，這里說話下邊，將安平安跟從驛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吳大舅飲了幾杯，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天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與下山還，儻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不棄小道妙甚，然則不棄小僧。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閑人羅唸。」伯才笑道：「這個何須望意，決無絲毫差池。」聽得是我這裡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面，聞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叫他尋賊人下落。步步是了徐知府方有高知州有了，高知州方有此等一輩也。吳大舅聽了，就坐住了。伯才拿大鍾，斟上酒來，吳大舅見酒利害，便推醉更衣。亦無遂



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去了。總欲觀這月娘覺身子乏困

便在床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去了

月娘方絲床上狂着忽聽裡面响噠了一聲床背後紙門

內跳出一個人來。黃四姨不在淡紅面貌三柳髻鬢約三

十年紀頭戴淡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手抱住月娘說道

小生殷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

國色思慕如渴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倘蒙見憐死生

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床上求歡月娘說的慌做一團

高聲大叫清乎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強擄擄

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抵死攔擋不放便跪下

說娘子禁聲。比王婆炕上何如下頓小生懇求憐免那月娘越

聲叫的緊了口口大叫救人平安我安聽見是月娘聲音

慌慌張張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

丈和人合口哩。不知合這吳大舅慌的兩步做一步奔到

方丈推門那里推得開只見月娘高聲清乎世界攔燒香

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

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撇開手打床背後

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上床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砸

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厮玷污不曾月娘道不曾玷

污那厮打床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



邊只叫徒弟來支調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  
見把道士門窗戶扇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  
上了轎子便趕下山來約黃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方到  
山下客店內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  
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大歲你  
便去了俺開店之家定遭他凌辱怎肯于休吳大舅便多  
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  
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  
來如此方好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  
到一山凹裡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眼前却是一廬

石洞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此路轉却吳大舅問老

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趕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踪

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得清河

縣去忽出清河縣三字為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峰這洞名

喚雪淵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雪能淨諸花故

如此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一語休往

前去山下狼虫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

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

那強人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

乃吾妹西門慶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救



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撒却道士來  
真是不棄。小僧耳。次日天不曉，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  
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近來化者只化  
子。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家業。  
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纏不到  
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  
過十五年纏問你要哩。自熟結至死時不三五年自此月  
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含糊許下。老師非結  
年乃開下。十一面作辭。老師竟奔清河縣大道而來。正疑  
六回之事也。世上只有人心歹 萬物還教天養人  
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終

第八十五回

西門慶倒而金蓮曰：虧其扶住股天錫辱而月娘云  
虧其正經。乃作者特寫一樣筆墨，以醜月娘也。有一  
笑談云：一人夏月戴毡笠走而熱極，乃取其笠以作  
扇。而向人曰：不是戴了他來，豈不熱死與此兩回文  
字一樣成趣。  
敬濟托薛嫂稍信，明言敗荷于雪中，而回想蓮開之  
意，寫出消敗光景也。  
夫寫春梅原為炎涼翻案，故用特寫其不垂別淚，以  
為雪中人放聲一哭也。一灑幾涼大書，而有一不垂



別淚之人宜乎爲炎涼之翻案者也。故後文極力宜其盈滿。總爲作者有此不肯垂下之淚。鬱結胸中。故耳。曰玉樓亦不受炎涼所拘之人也。奈何獨寫春梅不知玉樓之身分。又高春梅一層。不在金瓶梅三人內。筭帳。是作者自以安命待時守禮遠害一等局面。自喻。蓋熱亦不能動他。冷亦不能逼他。也。然則何以含酸。此又玉樓睹瓶兒死人分其財。而作自有韶華。速迅之感。生不逢時之嘆。言我若死矣。亦與瓶兒一樣。是其知几處。是其行跡處。故云。因抱恙非有所我。如金蓮之琵琶。亦非若月娘之滿肚經卷。全變作一

勝貧癯。利故春梅不垂別淚。玉樓辭靈不哭一樣。出門止覺春梅是一腔憤懣。玉樓是深淺自知。故玉樓結至李衙內。以一死知之。而卽住。而春梅必結如許狼籍不堪。是又作者示人。見得人固不可炎涼。我亦不可十分于得意時。大揚眉吐氣也。故舊家池館之遊。春梅形愈下。而心愈張矣。宜乎有敬濟周義諸人之紛上不已也。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詞曰

情若連環終不解，無端招引傍人怪。真有好事又

多磨成，又敗應難捱，相冷眼誰欺採。此情過來。○鑽日

愁眉和斂，黛闌十倚，遍無聊賴。但願五湖明月在。

權寧耐，終須還了鴛鴦債。春梅也。

右調

話說月娘取路來家，不題單表金蓮在家，和陳敬濟兩  
就如鷄兒趕蛋相似。妙纏做一處。一日金蓮肩黛低垂，



腹寬大終日嘔吐思睡茶飯懶嚙備有此昨敬濟到房中

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懶上

大肚腹中梭上跳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有你有爹

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踪影今

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作者弄筆直與造化爭功

我從三月內洗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

我排磕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裏夢裏趁你大

娘未來家那里討貼墜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不然

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抬頭見人敬

濟听了便道咱家舖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樣兒墜

胎又沒方修合點明為武大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坊胡

大醫他大小方脈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

他那里贖取兩貼與你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上你上緊

快去救奴之命這陳敬濟包了三錢銀子送到胡大醫家

來胡大醫正在家出來相見聲喏認的敬濟是西門大官

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敬濟道別

無干實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胎良

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大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為本人

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如何倒要打胎沒有沒有

敬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家自

敬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家自

敬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家自

敬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家自



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願情愿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  
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  
五里，其胎自落矣。」于是取了兩貼付與敬濟，敬濟得了藥，  
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婦人到晚夕煎湯吃下去。登  
時滿肚裡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肚上，只情揉揣。見  
官哥想應含笑九泉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  
報應同一絲不爽。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  
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孩子。見常言好事不出門，惡  
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媧偷出私  
孩子來了。且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去了半個月。

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  
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燒了香，然後西門。  
拜罷，就对玉樓衆姐妹把岳岳廟中的事從頭告訴一遍。  
因大哭一場。亦有何碎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姊  
子抱孝哥兒到跟前，子母相會在一處。即此一句月娘燒  
燒紙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姊妹與月娘接風，俱  
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因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  
吃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燒香者那秋  
菊在家把金蓮敬濟兩人幹的勾當，听的滿耳滿心，要告  
月娘說，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噤罵在臉上，大耳刮子



打在他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俺奶七路來家身子不快活还未起來氣了他倒值了多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啞上而退一頓亦是文字伏而後起之法一日也是冷當有事敬濟進來尋衣裳婦人和他又在詭花接上兩個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二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上睡到睡偷出私孩子來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幹反事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人正幹的好还未下樓春梅在房中忽然看見避作上樓去說不好了大娘來了兩人慌了手脚沒處躲避

敬濟只得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撞見罵了幾句說小孩兒家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敬濟道舖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分付你叫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裡做甚麼沒廉耻幾句罵得敬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後下來四字寫得千金之難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你後再休這般沒廉耻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得有漢子喬噴七在家裡月娘陳失之罪正以此一句瓶兒確兒有耳朵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甚麼叫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碟死了常言道男兒沒性寸鉄無鋼女人無性懦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若長俊正條肯叫奴才辨說他  
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為大

秋菊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

去被強人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正是自言如此終可

同金蓮吃月娘敬說羞的臉紅一塊白一塊此處又當

對白蓮口裡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

口去那邊尋衣裳西門自失誰和他說甚話來當日月娘

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月娘無防無之先親又無處晚

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敬濟賊囚根子敢說又說真賊

實犯拿住你將前事一提醒便使月娘不在家金蓮敬濟者

不真你還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

麼說不的兩個弄的好碎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

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面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司裡

可兒又臭又硬又補月娘燒香金蓮在家恰似降伏着那

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老辣已定你還要在這里雌

飯吃敬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

怪子往前邊來了自此以後敬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

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耽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取

取西西門設法飲如彼打娘此日不為之每日飯食晌午

還不出來把傅教計錢的取拿錢街上盪蕩吃如斯便



正是龍鬬虎傷苦不須客處問。日頭半天就開了。孫  
是與金蓮兩個。想情又問阻了。敬濟那邊陳宅的房  
子一向叫他舅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閒  
住。敬濟早晚往那邊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兩個隔別約  
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  
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怨火如蒸。要見他一面。難止之難。  
兩下音信不通。這敬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  
首。週有心。要托他寄一紙家兒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  
此肺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帳。頭口運到薛嫂家。拴了  
驢子。歇簾。便問薛媽在家。有他兒子薛兒媳婦兒。金大姐  
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  
媽出來。問是誰。敬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  
姑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覓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  
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敬濟吃。坐不多時。只見薛嫂  
兒來了。與敬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  
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纔吃了茶了。敬濟道  
無事不來。如此這般。我與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  
截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一姐甚是疎淡。我大姐  
取死。此我與六姐拆散不開。二人離別。日久音信不通。欲寫  
數字進去。與他無以得到。內裡須央及你如此這般。通個



消息向袖中取出兩銀錢來這些微祇權與薛媽買茶  
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  
丈母敬濟敬濟得與金蓮勾搭何等得親密人傍人世間那  
裡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說端的你怎麼得手來總是怪  
敬濟道薛嫂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東帖封好在此好反  
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  
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敬濟道我在那裡  
詩你信薛嫂道往舖子裡尋你回話說畢敬濟騎頭口來  
家次日薛嫂提着花箱兒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  
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纔到金蓮這邊月娘又

進正放桌見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若人  
家也少要憂心是非有無隨人說去二人相對猶自說是非有無然則使人火  
折獄真難也莫不也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墓生兒來莫  
不也是來路不明是妙絕他也難管你我暗地的事你犯  
心放開料天揚了還有撐天大漢哩此○漢○字○語○人生在世且風流了  
一日是一日是春梅於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  
日吃一杯兒暖酒解七愁悶因見堵下雨隻大兒交戀在  
一處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  
求為梅而不能矣正飲酒只見薛嫂兒來到與金蓮道個萬福又  
與春梅拜了拜笑道你娘兒們好受用因觀二大戀在一



處又笑道你家好祥瑞寫你娘兒倆看着怎不解悶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整日幹的不知甚麼只是不得閒大娘頂上進了香來也不曾看的禮剛纔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跟前見三娘有留了待恹意我兩對翠蕊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就稱了八錢銀子與我玉接不惱薛只是後邊雪姑娘從八月裡要了我兩對線花兒該二錢銀子怕不與我好腔客的人是對全蓮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久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自在不自在不曾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酒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兒又道萬福說我進

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姪子與說王婆時悲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到新添了個娃兒纔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日這般冷清引婦人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的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將向日月這兩日一來我心裡不自在二來因此閒話沒曾往那邊去漸上春梅道都是俺房裡秋菊這奴才大娘不在是春薛嫂道就是房裡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好不乱哩梅語



弄主子自古穿青衣抱黑七。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  
瞧瞧那奴才只怕他又來聽。燕春塢中不以春梅道他在  
厨下揀米哩。這破包篋奴才在這屋就是走水的槽。春梅語氣  
不單管屋裡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裡沒人咱娘兒每  
說話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裡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  
戳犯你每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歎說了他各處門  
戶都緊了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料。乃知西門又把大  
姐搬進東廂房裡住。又知西門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  
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裡吃去。一個親女  
婿不托他倒托小廝有這個道理他存好一向沒得見你

老人家巴巴央及我稍了個柬兒多拜上你老人家少  
要心焦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忘的  
點根香柏出烟兒放把火剋也罷了。一味不經于是取出  
敬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折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  
綉鞋一詞。

祇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滄過咽喉緊接納風聲滿南州。  
洗淨了終是染汚成就了倒是風流不怎麼也是有一  
一姐。敬次敬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入補中。薛嫂道他叫你回個記色與他或寫  
幾個字兒稍了去。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叫春梅陪



着薛嫂吃酒他進入裡間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指兒帕兒上又寫了一首詞兒叙其相思契濶之懷寫完封得停當走出來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叫他休要使性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裡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却來我家吃飯顯的俺們都是沒生活的一般猶以丈母自居叫他張舅怪或是未有飯吃叫他舖子裡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的氣哩却相是賊人胆兒虛一般難道不是規金蓮語氣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舖子裡尋見敬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

一近與他五娘說叫你休使性兒暗發氣叫你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裡面與我的漏眼不藏絲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裨對出來我臉放在那裡敬濟道老薛多有緊你深七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兒忘了一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丫頭綉春叫進我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如此出賣梅事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敬濟道薛媽你就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是梅花挑眼他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來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



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裡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  
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到前邊收拾了叫  
他替身兒出去休要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  
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叫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  
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你老人家貫不啻長短只  
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  
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是大開目處此叫道薛嫂兒你看  
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特兒就  
打發我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  
了個尿胞種就把人贖到泥裡只以孩兒爲言可知後例

薛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吃花麻痘疹未出知道天怎

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瓶兒官哥薛嫂道春梅姐說爹

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

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听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

立絕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厮十棍兒他爹不敢

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三字非爲春梅稱冤乃言既大

娘羞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

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叫他替身兒出去隣舍也不好

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叫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分

付小玉姐便來叫他看着休叫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



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又是大開目處又是見婦

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

了你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動人千古之感等奴出去

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

直照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

守會四的又单重衣服非相留也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瞞上不瞞

下你老人家拿出箱子來揀上色的與兩套叫薛嫂兒與

他拿了去做個一念也是你奮身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

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蟆促織兒

都是一做土上人鬼死狐悲物傷其類有玳安在各一面

拿出春梅箱子來是帶的汗巾兒翠簪兒都叫他拿去婦

人揀了兩套上色羅段衣服鞋脚包了一大包婦人替已

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指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

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云髻遍地金粧花裙襖

一件兒沒動都抬到後邊去了必如此乃映不垂春梅當

下拜辭婦人小玉酒淚而別此處不酒淚是無金蓮淚故

酒別正是與金蓮刻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

骨一痛非別淚也眾人蓮如此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

回場長決裂出門去了如椽之筆為炎涼場中吐此一小

玉合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罄身



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  
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手待屋  
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恁不覺放聲大哭西門死無此痛哭  
潘姥七死又無此  
痛哭有詩爲証

耳畔言猶在

于今恩愛分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第八十六回

寫敬濟無知小子不經世事強作解人如晝喚醒多  
少浮浪子弟

打敬濟必用雪娥蓋殘枝敗莖必用雪壓之面倒也  
然後知入手金蓮激打雪娥文字之妙  
張團練喻荷蓋之猶張也今雪壓陳莖之裝宜乎團  
蓋不能復張故下文張團練卽與敬濟分矣  
夫水秀才不來溫秀才已去瓶兒已罄梅子不酸則  
蓮花之渴何如是能少延旦夕殘喘不過于污泥中  
取其潮濕耳然則金蓮之不堪田地又何如



夫金蓮一夫理應卽用武二手刃之惟恨其緩也奈何又到下同不知作者蓋欲順水推船將伯爵十弟兄公案一照故用張二官不然平平散去猶不盡十弟兄之惡若春鴻又是順水船中順便文字至于守備府又爲埋屍一段文字夫必寫埋尸所以結金蓮出落春梅之筍也至若陳敬濟又不得不然之文良爲歸結陳洪張氏大姐之筍而後文馮金寶并嚴州又爲作花子做道士之筍一層層又逼入守備府中與春梅復合也文字相生間合之妙如此是大間架蓋五鳳樓手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詩曰

兩打梨花倍寂寥

幾回腸斷淚珠拋

際違一載猶三載

情緒千絲與萬條

好句每從秋裏得

離魂多自夢中消

香羅重解知何日

辜負巫山幾暮朝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敬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



茶吃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在我這裡还未上主兒哩敬濟道在這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支母好不分付我與後王因為你每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總把他打發出門叫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还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厮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見明透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下的門那敬濟便笑嘻嘻袖中拿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沒錢使將來謝

只是我去年臘月你鋪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來本利該八錢銀子你尋與我罷偏以開筆作觀又遇人下文來安

敬濟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敬濟裏間房裡去與春梅廝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子一壺酒并肉鮮之類叫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敬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下不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敬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又悟隙底私窺一回你叫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醃葑菜已是入不的哇了



不要春梅意 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討較了回來把他

在金蓮也 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 敬濟敢于肆惡

是西門 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兒擺了兩

個做一處飲酒叙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

了回月娘心狠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

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 春梅敬濟

二人傍夾一人便有 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裏傾

倒那碗向也拋撒些兒 若是金蓮碗申清 原來這等夾腦

風臨時出門倒虧了小玉丫頭做了個分七 小玉得 叫他

娘拿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拏甚麼做上蓋

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叫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

家坐的叫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個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

水沉沉波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來生欢喜帶

兩個幹說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 為下教同 薛嫂恐怕

月娘使人來瞧連忙攬掇敬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遲不

上兩日敬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

尋枕頭出來與薛嫂兒又拏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

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催薛嫂兒怎的

遠不上主兒看見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見到家學了話說



姐夫也在那里來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  
那薛嫂兒去儘力教說了一遍道你奴才去今日推  
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好窩藏着養漢  
揅錢兒與你家使原若是你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  
來我另叫馮媽媽子賣你再休上我門來必如此好催那  
薛嫂兒聽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  
家怪我差了我趕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  
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  
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子陪上月娘  
又道小廝說陳家種子輕薄語月娘自是辨別場中人今日在你家和你

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藥耶藥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  
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獅子街舖內銀子收子今日  
姐夫送枕頂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  
了幾時進屋裏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謔駕  
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  
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  
恁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好短吃好他  
在那裏也沒的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  
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  
就上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



長只出十二兩銀子

這人字備

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

兌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

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冬唱好模樣兒總出這幾

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夫出不上薛嫂當下和月娘

相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

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襖兒藍段裙子腳上雙

尖趨上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

模樣兒比舊時越又紅又白

所為白梅也我云兩樣寫法以此

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脚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

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拿來家盤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

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拿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

價錢輕而賞錢重妙絕

你者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兒不

過只得又拆出五錢銀子與他替好他還禁了二十七兩

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賺錢養家

令人不為

為玉却表陳敬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

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

前後照看上了鎖方纔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脚敬濟十分

急了先和西門大姐裏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

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雌飯吃七傷了你家收了我許多

金銀箱籠

待橫處在此

你是我老婆不顧瞻我反說我雌你家



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太短只是哭第十一月念七日孟玉樓生日。又是玉樓安排了幾盞酒菜點心好意呼春鴻拿出前邊舖子叫敬濟陪傅賅計吃月娘便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傅賅計自與傅賅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還喚過來止房知誰便見月娘失防因便知事人確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了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傅賅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敬濟不肯。不知深淺定叫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敬濟也有半甜酒兒在肚內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

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見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每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麼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母听信奴才言語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繇他我好耐驚耐怕兒傅賅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牆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敬濟道老駱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母听信小人言語罵我一篇是非就筭我吞了人人沒吞了我。妙語後自冷舖中安



公廟則此 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裏老婆都刮刺了到官

也 也只是後丈母通姦論個不應罪名 單指月娘 如今我先把你

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

一本 容易 你家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

沒官職物 作死却是未見天目之言然自是西門失計 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

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

要子會事的把俺女婿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家便益

本意 復合 傅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

了王十九只吃酒且把散話畢起這敬濟睜眼瞅着傅夥

計罵道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挑我醉了吃了你家酒

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婿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

揸撮我起來 是醉語 我叫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賺

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

了去要奪權兒做買賣好禁錢養家我明日本就也帶你

一筆 又容易 叫他打官司那傅夥計最是個小胆兒的人

見勢頭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廝收了

家活後邊去了敬濟倒在炕上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

傅夥計早晨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說一遍哭哭啼啼

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劝道夥計你

只安心做買賣休要那理潑才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



意只如當初你家爲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

此便了財寶月娘抵賴總是與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

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那的恐怕小人不足叫俺家

晝夜耽心你來時總十六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

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

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帚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

說話欺心恁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夥計你自安心

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不是常教一面把傅

夥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舖擠着一

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

壺茶來與傅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裡

的只啣哭這陳敬濟對着那些人作耍當真說道我的哥

哥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相我養的依我

說話寫來確是叫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

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妙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

進房裏說不說這陳敬濟赶上踢了奶子兩腳戲罵道怪

賊道邊市井你說不是我且踢個响屁股兒着那奶子抱

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姐夫對衆人將哥

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

臺邊梳着頭必對鏡寫半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擡就昏



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

就地花也。月蝕也。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攔救了半口昏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育。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敬濟對眾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思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腳。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

娥扶着月娘待的眾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他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友。越發不好了。必用雪娥二絲

人大大矣哉這小廝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脚。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

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蟇。得水盞兒病。只顧叫那小廝在家裏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下老實

打與他一頓。上岳廟時廚房即時趕離門。叫他家去。處敬

此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把那淫婦叫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狗屎臭尿。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處金蓮平空

留着他在家裏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



了雪娥說完乃知激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  
了打一回直透此處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了了鬢媳婦七八個人各  
擎短棍棒搥使小廝來安兒請進陳敬濟來後邊只搥說  
話把儀門關了叫他當面跪下問他你知罪麼那陳敬濟  
也不跪轉把臉兒高揚佯佯不採是此日月娘大怒於是  
牽領雪娥并來興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綉  
春衆婦人七手八脚按在地下擎棒搥短棍打了一頓非亦  
如此處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夥兒急  
了把褲子脫了露出那直豎一條棍來深醜月娘之筆說的衆婦  
人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

不細許久不見寫來使婆子敬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為何老九的事去央煩你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裏坐坐兒折針  
也送不出個來方知寫何十事之只叫丫頭倒一鍾清茶  
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于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他還  
出來好個浪蹄子淫婦教語爲後文休說我是你個媒主  
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閒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  
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裡炒嚷作亂昨日差些兒沒  
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大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  
人家如今叫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



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與他個  
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自有個處兩個說話  
開到了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福坐下了髮拿茶吃  
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樣  
上頂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非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  
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叫他吃自在飯去  
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  
死鬼爲他月娘無禮處可殺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恁個  
銀人兒也有玉樓瓶見昔帶銀錢來惟至金蓮費如令隨  
你聘嫁多少兒交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切

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子

就是了亦是正言我知道我也不肯差了又道今日好日

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

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

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少不

的額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拋頭露面的不吃人笑

話處處寫小玉月娘不言語了寵愛小一面使了髮綉春

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就睜了向前

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

說叫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



我爲下甚麼非作下甚麼及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  
婆道你依稀裡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僂強確蛇知道各  
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裏明金蓮你休呆裡撒奸說長道短  
我手裡使不的巧語花言如西游記尋得妖  
精主人公來也詰陽鑽懶自  
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  
兒蒼蠅不鑽沒縫兒蛋你休把養漢當飯妙語  
不煩我如今要  
打發你上陽關乃作者特打發  
其上鬼門關也金蓮見勢頭不好料難  
久住便也發話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有勢休要  
使反子趕人不可趕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也不是一日見  
恁所奴才淫婦戳舌便這樣絕情絕義的打發我出去知

寫書重王篇以子我去不打緊只要大家硬氣守到老

沒個破字兒總好又爲玉樓雪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

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相替桌兒

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脚都

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到後邊來一把鎖就把房門鎖了月

娘不願見此等人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

大哭了一回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一場一

旦分離兩個落了一回眼淚此處又以玉玉樓瞞着月娘

悄悄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一套翠藍段襖紅裙子說道

六姐姐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



古道千里長蓬也沒個不散的筵席。二語冷盡你若有了

人家使個人來對我說聲奴往那里去。西門一生那裏去者順便到

你那裡看你去。又是未福也是姊妹情腸于是洒淚而別

映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也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

梅此處又以小玉之簪映轉金蓮金蓮道我的姐儿你倒有

一點人心兒在我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桌子抬的先去

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玉樓寔終始金

蓮瓶兒春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共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

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龍起兩下還本

妻室外間支着床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衣服

在簾下看人。仍復收到簾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

就是彈弄琵琶。方是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鬪葉兒下棋

方是那王婆自去掃翅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

把王潮兒刮刺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垂着了婦人推下

炕被走出外間床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搖的床子一片

响聲。分被王婆子醒來所見問那裡响王潮兒道是

櫃底中貓捕老鼠响王婆子睡夢中喃上喃上口裡說道

只因有這些楚楚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囉



人不得睡。一語透過武二之亦良久又所見動且搖的床子格支七

响。王婆又問那裡响。王潮道是貓咬老鼠鑽在炕洞底下

响的响。婆子側耳果然所見。貓在炕洞裏咬的响。方纔不

言語了。婦人和小厮幹完事依舊鋪上炕睡去。可有幾

句雙關說得這老幫好。

你身軀兒小胆兒大。嘴兒笑武潑皮。見了人藏七響七

耳边廂叫七啣七。撿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倫

偏好鑽穴隙。更有一片兒不老實。到底改不的偷餵孩

嘴。直與飄的一唱相對前  
後一緊方好殺金蓮也

有日陳敬濟打听得潘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家聘嫁。因提

着兩吊銅錢走到王婆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的

糞。這敬濟向前深七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

敬濟道。請借裡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裡面。敬濟便道。動開

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

道。你是他甚麼人。那敬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

是他兄弟。他是我姐七。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

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不是他家女婿

姓陳的。來此處撞蠅子。寫王婆子真是狠手  
非薛嫂文嫂可比我老娘手裡

放不過敬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道

兩吊錢權作王奶七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



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講的  
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許叫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  
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  
我十兩又映十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  
媒人錢在外何不令每日見面倒我不管開帳你如今兩  
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敬濟見這虔婆口硬不收錢  
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鷄扯腿踐  
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  
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見則個那婆子於  
是收了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且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

不許你涎眉睜目只顧坐着想是為生法地所許那一兩

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我與成衣日要十兩頭送於是掀

簾放敬濟進裡間婦人正坐在炕上看見敬濟便埋怨他

道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稍沒下稍

出醜惹人嫌與春梅你就影兒也不來看我看兒了我娘

兒們好好的折散的你東我西皆是為誰來說着扯住敬

濟只顧哭泣此處與春王婆又嗔哭恐怕有人聽見夾寫

筆力到敬濟道我的姐姐我為你則皮剝肉你為我受氣

就羞語又是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

賣在守備府理去了繼打聽知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



如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  
難捨折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  
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  
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  
地裡假名托姓一項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個永遠團圓  
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又一個要倫娶西門典型尚在婦人道現今王乾  
娘又不是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敬濟道如  
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夫說當初你家爹爲他  
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  
的敬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熟了折散

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願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兩銀子也  
罷我往舅舅那里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  
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六兩  
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裡了昨日潮州販細絹何官  
人出到七十兩何官人不爲王六兒出銀不謂又爲潘六  
整細密大街上張二官府如今見在提刑院掌理又是提  
門有知將奈何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拿着兩封銀子  
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  
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一啖當下一直  
走出街上大嫂唱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裡



放屁一味很毒

敬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哭及王

奶奶禁聲，我依王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

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為我

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

去，就不是你的人了。淫婦囑人如此，自身不能主也。敬濟道：我領頭口連

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米

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先與你說明白

着一味敬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敬

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領頭口上東京取銀

子去。此一去正是

青龍其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第八十七回

此回方結冷遇親哥嫂之人，至一百回乃又結冷遇

之文，方知一百回如一百顆胡珠，一線穿串却也。

寫一伯爵方寫一武二，又是第一回特七相照，非泛

泛寫伯爵之冷煖也。

寫張二官不要金蓮之語，乃見伯爵落得做小人，不

是又寫一有主見之張二官也。作者何暇為此書，無

因之人寫其主見不見，王三官林氏諸人至西門死

後，久已不在此書之冊內矣。

寫月娘暗中跌腳，方知玉簫藏壺之妙，夫殺金蓮與



玉簫藏壺何典哉須知月娘與金蓮進門時深愛之也不深愛不能使金蓮肆志爲惡以典諸人結仇然而使月娘終始愛之則小玉之私玳安且成婚矣如竄之私來興亦合房矣所云家醜不可外談者是也使金蓮不傷月娘之心則雖有敬濟云云或亦逐敬濟而遣大姐金蓮未必去也此寔論時度勢之情卽月娘大有主見令其改嫁亦必念姊妹之情留之家中尋售主而遣之此亦常情卽不然王婆來云嫁于武二月娘不傷其心亦必叅以一二言而王婆雖貪而忘禍特無一冷眼者提醒耳一聞月娘言而王婆變卦武二哥之事不穩矣夫打死李外傳月娘之夫兀遭毒手豈有不冷眼親破今日之事乃不發一言止暗中跌腳且轉而與王接言是其情義尽矣其怨恨深矣其情義尽而怨恨深者在何處蓋在撒潑之一日去撒潑又起于玉簫之透漏消息玉簫之甘心爲用是又在書童之私而乃有三章之約夫書童之私却如何先安一根則用寫藏壺也然則書童者死金蓮之人也故獨附瓶兒而不附金蓮其必瓶兒生子而卽來者蓋卽于最鬧熱已伏一殺金蓮者矣至于瓶兒死則必用死金蓮矣故卽入三章約然則三



章約者勾竈帖也夫瓶兒爲一樣淫婦何以于生子時不伏一死之之人曰固早伏之矣死瓶兒之人卽用子虛則瓶兒未入西門未嫁竹山之先喬皇親花園中已伏之也何以見子虛死之蓋子虛以鬼胎化官哥官哥以愛緣死瓶兒是子虛死之也然而非子虛死之也金蓮死之也又何以故官哥不死瓶兒不死金蓮又死官哥之人也子虛固欲以官哥之死上瓶兒然非金蓮以死官哥之死授子虛則子虛亦空爲孽化耳是金蓮死官哥是金蓮死瓶兒也金蓮旣爲死瓶兒之人則于翡翠軒特对照一葡萄架早七

已伏一死瓶兒之人矣是瓶兒生子而書童來入室乞恩而書童附瓶兒一死而書童去明似爲瓶兒寫一書童暗却爲金蓮寫一書童爲瓶兒寫者見此日同寵之人卽將來同殺之人似沒甚關係爲金蓮者蓋旣從水滸傳中武二手內刃下奪來終須還他殺去夫旣奪之來而如何令之去故必用敬濟然徒用敬濟何以處月娘數年之情分使不寫其與月娘花攢錦簇四五年又何必向武松討情分奪來旣極力描其花攢錦簇乃爲敬濟事固應棄之必遺亦不應知其必死而不一言此王簫離間之人必不可少而



所以成此離間之人者。則因書童。然而三章約。出之  
金蓮口中。則又金蓮之自殺。古人云。有機心者。必有  
隱禍。蓋以此也。是故書童必以瓶兒生子而來。瓶兒  
一死。卽去。始終爲瓶兒之荆。以引起金蓮之禍端。  
爲瓶兒九泉之笑也。然則金蓮死。官哥官哥死。瓶兒  
西門死。武大金蓮死。西門敬濟死。金蓮。究之作者隱  
筆。蓋言月娘死。金蓮耳。何則。暗中跌脚故也。夫月娘  
之所以必死。金蓮而不一救之者。由于撒潑。撒潑由  
于玉簫。玉簫過舌。則因瓶兒之衣。如意之宿。是又瓶  
兒之靈殺之也。究之玉簫之所以肯過舌者。三章約  
也。是金蓮固自殺。而三章約所以肯遵依。是又書童  
之故。然則藏壺而云構。眞非一日一人一事之釁  
也。欵。危机相倚。如層波盪起。不可窮止。何物作者。能  
使大于世界。生七死七之苦海水。盡掬入此一百湖  
珠之線內。嘻。技至此。無以復加矣。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詩曰

悠七嗟我里。世亂各東西。存者問消息。死者為塵  
泥。賤子家既敗。壯士歸來時。四句行人見空巷。日  
暮氣慘淒。但逢狐與狸。豎毛怒裂皆。我有錫鑊劍。  
對此吐長霓。為冷兄弟一吐憤  
氣已貫日虹矣

話說陳敬濟顧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隨早  
上東京去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  
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



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里去春鴻道大娘使小的叫媒人  
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  
菊了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嫁人這春鴻  
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  
了春梅小大姐便不是大姑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出  
往家去了昨日總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听了點點頭  
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孩兒看不出人來又向  
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  
是沒出產他家一個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還是這權尋个  
人家跟罷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

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書童兒  
都走了出點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河南邊去又  
沒順便人帶去所謂無便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沒個門  
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  
邊去做甚你肚裏會几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  
應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  
萬七貫家財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  
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此他家與那他家不同我把你送到他  
宅中答應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垛留下你做  
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裡他性兒又好年紀小



小又個儻，又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倒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孤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信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兩個他家銀子不敢受。三個他家與上文無數。不怕不把他家。你不下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秋菊原為去金蓮之樣，金蓮去矣，則秋菊不賣，安用哉。那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

二官宅裡，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答應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送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裡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裡守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與夢境一照。此日正買了八盤羹菜，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就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為定禮。比官哥結親何如。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帖兒，并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見



做是刑官。一語千古傷心夫當日不自家現做哉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會

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

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致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又

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為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

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

替使家人拏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

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

兩上王婆還是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所見

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方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

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

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寫張二官總欲使伯爵一個小人做到地也豈真有張二

官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

西門慶古剝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個娘子娘兒兩個生

生吃他害殺了金蓮罪案一總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話分兩頭

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

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髮就

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所請不圖

嫁時衣也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侍

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日失明吃長齋念佛不啻閑事

還有生姐兒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



匙都叫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金蓮出來  
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上哭上對守備說金蓮家法俺  
娘兒兩個在一處廝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曾阿着我把  
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只知拆散開了不想今日他也出  
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每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  
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  
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二歲見他若來奴情願做  
第三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與  
了兩方手帕二錢金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  
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

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  
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擎着銀子和王婆說王婆只是  
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  
便罷了天也不使空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拿回銀子來  
稟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啼上哭上好及再添  
几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  
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已伏同張勝李安周義攬包  
內拿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  
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抬  
的去了差十兩又照推光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



說道三隻那管便沒處尋兩脚老婆愁尋不出來這老淫  
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爹管不  
看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爹跟前說念要娶這  
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勒措俺兩番三  
次來回賊老淫婦越發鸚哥兒風了拉着周忠說管家咱  
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叫牢子拿去授與他一頓好  
棗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敬濟那口食祿他罵只是不言  
語為武二作地非照應敬濟也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  
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日兩拿轎子抬了來  
周忠說爺就與了一百兩王婆還一娶五兩媒人錢且丟他

兩日他若張致學到府中授與他一頓棗子他終怕看官  
所說大段金蓮生有地而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  
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為  
証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緣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單表武松自從墊祭蓋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  
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  
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  
門神妹子王蘭嫁與張都監為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



武松將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  
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少逃脫  
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  
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叫看顧他一路將水不  
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  
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  
上隣姚二郎交付迎兒一里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  
收攬來家一處居住就有人告他說西門慶已死你嫂子  
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听了舊仇  
在心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次日理幘穿衣逕走過間壁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  
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裏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便問王媽  
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搥麵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  
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七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  
喜几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經到一向多累  
媽七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  
鬚子梢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  
以此方一面請他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椿事却  
忘舊事忘舊事媽七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



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娘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  
敢煩媽七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  
見大了娶得娘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个女婿一家一  
計過日子庶不叫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  
在便在我這裡倒不知嫁人不嫁人還有防心次後所見說  
謝他便道等我慢七和他說那婦人在簾中聽見武松言  
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  
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我這段姻緣  
還落在他手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已必如此寫  
蓮肯嫁武二有情理不然金蓮必如此寫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  
十二分聰明人豈不知防患乎

是叔七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  
婆道我一件只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總嫁人  
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  
了許多就打恁个銀人兒也勾了這一句豈是武松道不  
打緊我既要請嫂七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  
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所見喜欢的屁滾尿流沒口說  
道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几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  
婦人听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七點了一鍾瓜仁泡茶双  
手遞與武松吃了此雪天圍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說  
的緊又有三四个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說







他人見他分外眼精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  
子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斷眼豈肯于休此處方知必用撒發以後  
方使月娘不言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  
而棄之之妙也到家下午時叫王潮兒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何以別  
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土  
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戴著新髮髻身穿紅衣服搭着  
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七點着燈燭細是武大靈  
不○是○西○門○引○次牌供養在上面方知冷遇之先有些髮忌懸不的髮似人  
揪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  
了栓前門後門也頂了後門比雪天金蒲王婆見了說道武

二哥我去罷家裡沒人武松道媽七請進房裡吃盞酒  
松叫迎兒拏菜蔬擺在桌上須臾盪上一酒來請婦人和王  
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  
子見他吃得惡寫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  
兩口兒自在吃罷武松道媽七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  
話問你只聞風的一聲响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刃薄  
背厚的朴刀來描寫一隻手籠着刀靶右一隻手按住掩  
心左便睜圓怪眼倒豎剛鬚圖說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  
冤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裡夢裡我哥七性命都在你身上  
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拏刀弄杖不是耍處亦着武



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  
慢上來問你這老猪狗。言必殺一人也又撇若動一動步兒，先吃我五七  
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迅速「你這淫婦，听着  
我的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  
如何冷鍋中豆兒炮，好沒道理。你哥七白，害心疼病死  
了，于我甚事說由未了？」武松把刀子，出左右手也忙插在桌子上，  
又寫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  
踢，番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特寫那婦人能有多大氣，  
被這漢子隔桌子，輕七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子前。  
之那婆子見勢頭不好，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栓。

武松大步趕上，揪番在地，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  
腳細住，如猿猴猱果一般，便脫身不得。又略管口中只叫  
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猪  
狗，我都知道，你賴那個？你叫西門慶那厮，墊發我充軍  
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又說自西門慶那厮在那里  
又我你不說時，先割了這个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又照  
西門慶那厮，臉到婦人上撇兩撇。如婦人  
如一時提起刀來，又寫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如婦人  
慌忙叫道：「叔七，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七  
起那婆娘，旋剝淨了，趁勢跪在靈桌子前。武松喝道：「淫婦，  
快說那婦人說得魂不附体，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



子打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逼姦後怎的踢傷武夫  
心窩王婆怎地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去  
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三個怎的王婆所見只是指  
中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却叫老身怎的支吾又寫這  
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燒奠了酒把紙錢  
點着說道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松與你報仇雪恨上聲  
那婦人見勢頭不好總待大叫又寫婦人被武松向炉內擲  
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劈腦揪番在  
跪着說此又揪番殺之也真是活武二  
地那婦人掙扎把髮髻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  
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直對後用兩隻腳踏他兩隻肚

膊直對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一話  
打虎瓶內金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胃脯說時遲那  
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馥上心窩內只一刻不意教字却  
刀剗了个血窟窿那鮮血就冒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閉  
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又寫雙手去幹開他  
胃脯撲挖的一声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瀝上供養在  
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又寫血流滿地迎見小女在旁  
看見說的只掩了臉又寫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半日  
易來至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干般用一日無常萬  
事休七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



亡身七魄悠上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上應歸枉死城中  
好似初春大雪映伯爵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映東京吹  
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古  
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 衣裳脫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 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看嗟一場夢 今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 報應分明在眼前

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便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何  
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收拾婆子拖過屍首一边將婦人小肝五

臟用力插在後樓房簷下又我那時有初更時分到

見在屋裏迎見道叔上我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

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不想王潮合

當不該死不殺王潮文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

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

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又映武松跳過牆來到王婆

房內只見點着灯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

就把他衣服撇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

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都包裹了在

至此見財之無益提了朴刀又結越後牆趕五更換出城門投十







